

诡异莫测的喜感天分，才气作底的戏谑嬉皮，
无处不在的苍凉沉郁。
刘原的文字，触碰的不仅是你的笑穴，
还有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刘原 著 韦尔乔 图



流亡三部曲 之

丧家犬也有乡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流浪三部曲 之

丧家犬也有乡愁

刘原 著
韦尔乔 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丧家犬也有乡愁 / 刘原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33-0296-8

I. ①丧… II. ①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5268号

丧家犬也有乡愁

刘原 著

责任编辑: 徐蕙蕙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96-8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再版说明

《丧家犬也有乡愁》一书初版于二〇〇四年，为刘原专栏文章合集，收录作者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的专栏文章，书中配图出自已故画家韦尔乔之手。

本次再版，作者对文章篇目有所增删。该书与刘原其他两本专栏文集《领先处男半目》和《丢下宝钏走西凉》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流亡三部曲”系列。

谨以此书纪念卓越画家韦尔乔先生。

新星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六月

【序言】

我们喝酒，我们乡愁

龚晓跃

刘原嘱我为他的文集《丧家犬也有乡愁》作序，并甜言蜜语说有我的这个豆腐块撑着书一定好卖云云，我得承认我有些虚荣了，所以欲罢不能。

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就是刘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尚欠我一顿好酒。于是先不论文集的ABCD，自说自话便和他讨论起喝酒的甲乙丙丁来，于是都有了同样的感慨：现如今都奔跑在直逼中年的羊肠小道上，确乎不能如以前般海喝豪饮了，呵，我们多么想念那些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虽不玉树也临风的好日子。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在一起浮一大白的，刘原恰好是个可以在一起喝酒的好朋友。

我知道，在《南方体育》工作的时候，刘原常常谋醉于他居住的杨箕村。我能够设想通常的情形：在村子里那些很有几分古龙意境的破旧小店里，这个文弱的广西青年独处一隅，冷眼打量着眼前的红男绿女飞短流长，喝着喝着就感从中来，回到电脑前奋笔疾书，歌唱这个村庄的罪孽与肉艳、富裕与贫穷、

冷漠与纠缠，仿如波德莱尔歌唱恶之花。有段时间，我劝刘原找个清静一点的住处，他不为所动，一是在杨箕村住惯了，二是再也找不到比杨箕村更有意思更值得琢磨的地方。对于刘原来说，这个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人的体味的乱哄哄的城中村已经成为他写作的源泉，灵感的故乡，一如王安忆的小鲍庄，波德莱尔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刘原混迹于杨箕村，不是大隐隐于市，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抚摸着杨箕村，感知着杨箕村，杨箕村在他的笔下成名。

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这是在《丧家犬也有乡愁》一文中，刘原劈头盖脸呈现给我们的画面。

后来刘原去了同一个大院里的《南方都市报》，打理着一个社会新闻版面，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杨箕村了。我曾经希望他留在《南方体育》，他写过失意国脚张惠康的悲惨际遇，那篇充满悲凉和同情心的文字，在中国的八千足记中大约只有三五人能够勉力为之。当长沙一家报纸残忍地将张惠康的病因诏告天下时，刘原还拍案而起，痛斥那名揭人伤疤的记者缺乏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这篇文章和这件事使我认定，刘原完全有能力在体育新闻行当中脱颖而出，但他坚持跟这个圈子一刀两断了。

直到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听到另一位朋友张晓舟怒气冲冲地警告某知名网站，不准这家网站再转载他的任何文章，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东西和那么多狗屁不通势利熏天的腌臢物陈列在一块儿，我才算有点明白刘原长身而去的确切原委。

洁身自好呵。中国士子所剩不多的好习惯都积压在这些朋友身上了。

我比他们的忍耐力要强一点，所以我还在这里扛着，但我

确实无法预计，将来的某一天，我是能够有幸伫立于一条呈现出新的彼岸的河流边，还是像多年前冈林信康在《绝望的前卫》中所痛苦吟唱的一般：过去已经逝去，泪水早已堵塞。像他们那样笑吗？我不愿意，每当和往日的温暖相遇，在无人处心中落下泪滴。对于我这一切就是生存呵。每每念及于此，我就觉得夜特别深，一种无力感如同黑夜中生长出的千百只手，骤然加于头顶，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我的一百来斤都逃无所逃，去无所去。

聂绀弩老先生当年有名对赠陈寅恪，曰：不衣不履不头巾，亦狂亦侠亦温文。如此洒脱境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但无法达到不影响大家隔三差五地神往一把。当我们带着颈椎劳损带着头晕耳鸣，聚到一起，用酒和语言温暖自己：那时我们在内心深处虚拟的不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吗，谁说起风的日子才有落华？

而横亘于落华与风、越来越物质的现实生活与日益荒芜的精神家园之间的，就是我们的乡愁。

今天我掉一回书包，把这两句话转送遥望桃花源的刘原，希望他顺利。

二〇〇三年八月八日

（龚晓跃，著名媒体人，前《南方体育》总编，《潇湘晨报》执行总编）

目 录

- 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 1
冬季到上海看阿康 10
今天你上吊没有 15
大片的配角 17
像美女作家一样幻想 19
无法相忘于江湖 21
悬案的下面 23
拥护亿万富翁 25
用哲学对付黑哨 28
二〇〇二，梦想被现实阉割 31
亮出你苍老的舌苔 34
白云苍狗谣 37
恶补幽默 40
别拿科里纳当盾牌 43
丧家犬也有乡愁 46
轻逸是一枝昙花 48
看不懂就装傻 51
跟赶尸不同 53
绥靖之年 56
笔尖的妖魔 59

□□□□□□□□

- 烂人，你为何不忏悔 62
注水新闻 65
以嬉皮的姿势祭奠 68
面对死亡 71
永失我肉 74
或者编辑，或者编 77
奶酪又不是神油 80
饿死你们这些螺夫 83
床上的世界杯 85
咬紧牙关，不噓 88
致全国女同胞的安慰信 90
一个写手的烦闷生活 93
洗干净舌头再啐 96
汉城仲夏的死婴或爱情 99
后 L 时代的记者生涯 103
死亡或发霉的声音 107
对偷欢的一次反思 110
从此根宝变根草 113
听听不同的鸟叫 116

路过甲 A 119

□□□□□□□□

腰斩帝国 122

最是那一挥拍的走光 125

有一个球迷叫人渣 128

毛片与选帅 130

酒店或海市蜃楼 133

凌虐哈恩 135

关于战争的记忆碎片 138

像动物一样相亲 141

努力相忘于江湖 144

愈夜愈色情 147

那个叫罗大佑的客家人 150

那一年的初夜 152

非典型性感 156

肺炎时期的逃遁 159

“咸猪手”探向男人 161

咬定富豪不放松 164

便宜了那群鸟人 167

致命的行走 170
今夜鬼会不会来 173
清心寡欲，远离非典 176

□□□□□□□□

张国荣：把头盖骨敲碎了给你看 179
为爱痛哭，为做爱痛哭 181
别了，果子狸 184
天堂里有没有口罩卖 187
千里江山换绿帽 190
和六月一起离去 193
像向日葵一样幸福 196
望见故乡，望见前列腺 199
那一露腕时的光华 202
不要害怕枕边人的剪刀 205
有多少旧不能乱怀 208
黄埔的逝水 211
桑普拉斯：你为何不看三级片？ 214
师殇 217
无法抗战二十年 220

- 那一场石破天惊的直播 223
- 今夜赛事：记者 VS 妓者 227
- 追忆《非常男女》的非常岁月 231
- 那夜，无人裸奔 234
- 十年不写诗 237
- 陪着八十年代一起老泪纵横 240
- 【跋】**一竿风月，半世烟雨 244

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

五月。上海城沉浸在温润的阳光里，车水马龙从钢筋水泥的阴影中穿梭而过。

曹杨新村。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拘谨地坐在太阳伞下，神情木然地守着破旧的小摊位。“喂，买彩票。”一名手挎菜篮的妇女冲他嚷，中年男子像刚从梦中惊醒，缓缓扬起一张臃肿而迟滞的脸。

他叫张惠康。前中国足球队守门员。



十二年前，在汉城奥运会上，他曾英勇而敏捷地奋力抵挡联邦德国队的克林斯曼们一次次子弹般的射门。

一

我在烈日下疲惫且绝望地走着。

从抵达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必须找到一个人。我此行的任务是采访一项全国性赛事，每逢碰见上海记者，我总是急切地问：知道张惠康的下落吗？他们茫然地摇摇头。我黯然地想：一位退隐多年的迟暮英雄，就这般雁过无痕地消逝了吗？

但在我心里，这位八十年代的亚洲最佳守门员依然身手矫健。在中国足球最耻辱的岁月里，他始终悲怆地独自把守着最后一道关隘。

当他神色凄凉地跪在草地上时，我们曾与他一同流着泪。

我执拗地想：只要张惠康还活着，我就一定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哪怕是大海捞针。几经辗转，我来到了曹杨新村。

沧桑风雨早已将张惠康的名气洗刷殆尽，这一带的人提起昔日国门时犹如天宝宫女说旧事。“张惠康在车站附近卖报呢。”一名服装店老板淡淡地说，眼皮都不抬。“依莫非想去他的小店里买便宜香烟？”几名卖海鲜的女摊主朝我肆无忌惮地大笑，仿佛我是个傻子。

一位照相馆老板听说我的来意后，热情地请我到店歇歇。他说他亲眼看着张惠康长大的，“阿康这孩子从小就不怕死，什么鱼跃扑球之类的惊险动作都敢做，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弄堂里的孩子们都很佩服他。”他说张惠康住曹杨六村，末了还补充一句：阿康如今已经有点傻了。

这句话像钢针般将我深深刺痛。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抽搐。

二

老态龙钟的中年男人像木偶坐着，恹恹欲睡。都市的繁华跟他无关。

我蹲在栅栏边，呆呆望着马路对面的他。

许多年前，少年的我也曾这般出神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如痴如醉地看他飞身扑救疾风骤雨般的射门。

苍茫岁月已将敏捷的身影吞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谁还能辨识出这个潦倒庸碌的男人？

暮色像一张大网缓缓撒下。张惠康慢腾腾地收拾着摊位，拖着手推车往住宅小区里走。我追了上去。

我说阿康我是你的球迷想跟你聊聊天。一丝亮色在阿康麻木的眼神中稍纵即逝。他平静而憨厚地笑着说，好呵好呵，说罢他佝偻着腰，手脚笨拙地将手推车搬进自家的小木房。

阿康扛起一张旧长凳，拉我到住宅区门口坐下。他转身到父亲开的杂货店里拿了一罐雪碧，硬塞在我手里，随后气喘吁吁地坐在凳上，不停擦着汗。我看见他穿着一件劣质的旧衬衫，腰间的皮带已经泛白，心中忍不住一阵酸楚。

我的许多话全梗在嗓子眼，只问：阿康，这些年还好吗？

阿康凄然一笑，说：很好，很好。

三

窗外，华灯初上。我和阿康坐在一家嘈杂的小餐馆里，相对无言。人来人往，没有谁认出这位昔日名声赫赫的国门。

阿康木讷、朴实，话极少。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阿康蠕动的嘴唇间或冒出一些零星的话语，像一位穷人伤感地回忆着多年前的一场盛宴。如烟往事像泛黄的日历渐次展开……一九九〇年亚运会，中国队在国庆之夜负于弱旅泰国队，之后全队解散；一九九一年阿康赴香港南华队踢球，在比赛中头撞门柱受重伤；一九九三年退役失业至今。

“那回我撞中门柱，感觉脑袋像被斧头劈裂似的，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医生告诉阿康，这是神经性脑震荡。为此他吃了整整十年药，直到现在。

阿康抖索着手点燃了一支烟，长吁了一口气。他说这伤其实不算啥，一九八七年为争夺奥运会出线权，队友唐尧东顶头球时险些把眼撞瞎，那才叫惨烈。

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阿康的脸庞变得模糊而遥远。他说，我这一辈子都记得那届奥运会，那时我们丢的第一个球是克林斯曼打进的，他在禁区外晃过郭亿军，停了一下，我以为他不会射门，不料他拔脚远射，那球进得的确漂亮，我无话可说。

阿康痴痴地坐着，一脸悲恸，晦暗的记忆像藤蔓般将他绞痛。

可我知道，眼前这个一身赘肉的迟钝的中年人，是那届被布拉特斥之为“最没有进取心”的中国队中惟一的勇士。若非他多次救险，鼎盛时期的联邦德国队绝不止攻进三个球，而中国队末战逼平突尼斯队获得可怜的一分，也同样依赖他的出色表现。

我问阿康哪场比赛最难忘。阿康语无伦次地说：新加坡，卡塔尔。我明白阿康的意思，一九八九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外围赛上，最后一役只要战平卡塔尔即可出线，那场赛正是

阿康把守龙门。可是“黑色三分钟”出现了……

阿康说，比赛完后我们都哭了。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就这么葬送了。

我在瞬间察觉了自己的残忍。面对一位大脑严重受损的退役门将，却一次次揭开他心底的伤疤，让他在记忆的废墟中努力地搜寻残骸。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次采访。

我沉默着。而阿康仍像祥林嫂般翻来覆去地说：我守门守得不好，真的。

四

夜色渐浓，饮食男女们像潮汐般散去，只剩我和张惠康坐在空寂的餐馆里。百无聊赖的女招待放着席琳·迪翁演唱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

阿康面无表情地坐着，两眼发直。我不知道，当年他含泪告别绿茵场时，心情是否像冰海沉船般无助而绝望。

阿康几乎不动筷子。我难过地说：阿康，多吃点菜。他苦笑着摇摇头，我不能再多吃了，现在别人都叫我胖子，其实我在国家队时挺瘦的。其实阿康离足球已经很远了。这些年他除了卖彩票就是看杂货店，他只知道每逢甲 A 如火如荼地开战时，店里的顾客就特别少。一拨又一拨的申花球迷从面前匆匆而过，而他只能神情落寞地枯坐在柜台前，像个退休的老人。

但是足球仍是阿康生命的脐带，他常在夜深人静时躲进自己的房间，在英超意甲中独自沉醉，看舒梅切尔，看帕柳卡，看布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阿康抑郁地说：要是